

道

命

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 命 錄

(一)

李 心 傳 編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尙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歧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儉邪譏諂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諱之。可不歎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天實爲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於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於世。蓋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巖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闕蠡測如此。願與朋友講明之。因刻梓於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劄生子。注二程先生出處。及蔡確執政。未卽召用大略。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注伊川先生辭受。及王彥霖。朱公執。劉莘老。論所以處先生本末。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經筵輔導事迹。及蘇翰林與先生異論。胡宗愈。孔文仲政先生退歸本末。并辨劉元城語錄所載折柳事諸差誤。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官大略。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西監職名。董敦逸論先生及紹聖二蘇公得罪本末。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注紹聖黨人行遣。及邢恕相傾。與尹彥明不應舉大略。

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注元符黨人敘復。及先生西監供職大略。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注先生挂冠後事迹。及崇寧黨人行遣大略。

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注出處大略。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主學禁大略。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崇寧盡逐學徒大略。

道命錄 目錄

元祐黨籍碑。注黨人敘復。及先生卒葬事。述迄靖康解禁大略。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注金人犯關。弛禁大略。

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注渡江後。褒贈元祐諸賢大略。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注先生諸孫避亂。及褒錄黨人大略。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聞道於濂溪。及熙豐迄崇寧二先生門人高第本末。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注趙張二相同心異意。范元長薦公輔。及復學禁大略。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注黃次山告。計被斥。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事大略。

胡文定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秦呂二相相傾。趙張二相相引相失。及周祕陳公輔石公揆論胡公本末。

尹和靜以久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靜出處大略。及范元長魏公引薦和靜本末。

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注秦檜傾呂趙。及和靜本末。

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秦檜詆毀伊川。及復主學禁本末。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何若并改正蒙書聖傳論。及編撰人姓名。

曹錫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甚星出。敕書黜專門之學及曹錫本末。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注：胡明仲胡季舉得罪大略。

張震乞申飭天下學校禁顯門之學。注：孫仲龍蔡宙曹紱乞蔡詭僻之書。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注：秦檜尚荆舒及解禁大略。○魏元履請追爵二程。罷王安石祀典事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魏公終信道學及紹興以來湖南福建學者傳授。晦庵先生中年出處至因按吏忤王丞相本末。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注：鄭可及陳賈起道學之禍。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誥詞。注：先生造朝大略。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職任大略。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封事。注：胡晉臣勸罷林栗大略。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詹元善沈應先勸周留二丞相引知名之士及劉公論事進退本末。先生與詹元度書罷諸書鑄梓事附。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誥詞。注：先生晚年出處及造朝大略。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真去僞。注：留周二丞相相異至光宗遜位本末。與何澹申心喪及還朝大略。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詒詞。注先生淳熙末。兩除經筵。及論事忤韓侂胄去國本末。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注韓侂胄。趙彥逾。恐留周二丞相本末。及德秀起僞學之禍。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爲不軌。豈可容並進。注張茂獻。李元德。楊敦仲。呂子約。及楊充父等六士。袁和叔等三舉官。至汪季路得罪大略。楊大法。鄧千里等。論建至趙丞相

跋死。京鎰。何澹欲盡除善類。及劉德秀等不肯奉行禁言舊事。御筆與黃元章異同事迹。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注胡紘與繼祖誣先生事迹。及董銖之論。○蔡元定本末附。

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注先生獲罪後事。及若祝法玉謝絕生徒書。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官。注楊寅建請。及僞學不舉攻錢文子赴部注闕本末。

劉三傑論僞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注三傑得進大略。

姚愈論姦僞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注徐子宜。劉德修。游子正。沈正卿事迹。及張釜。張伯垓。孟必先。論諸人本末。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注黃子由。費戒父等救解黨籍本末。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注丁逢論調停。張釜論劉德修學記。及泰然上書行遣。施康年覺察。周丞相降官本末。

僞學逆黨籍。注柴中行。程允夫事迹。

言者乞虛僞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注侂胄厭言舊事。及論皇極非大中。

言者論僞徒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禁約。注：晦庵先生挂冠至卒葬事迹。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注：京鑑等死後。僞胄漸弛學禁本末。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諡指揮。注：韓侂胄被誅大略。蔡元定贈官諡詞附。

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諡議。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先生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注：胡文定公論從祀。及魏元履。李文簡。趙衛。

於學官本末。

南軒先生張宣公諡議。注：衛清夫諡大略。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諡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注：丘壽翁諡大略。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諡議。

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諡奏。注：太常寺勘。當乞特降指揮因依。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諡奏。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注禮部勘奏特降指揮因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注高常博乞依唐寶應本朝治平故事集官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諡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諡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諡議。

魏華父再爲橫渠先生請諡狀注陳常博胡侍郎擬諡未定國史及熊氏性理羣書所載附。

卷第十

嘉定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注伊川曾孫觀之元孫源授官奉祀本末。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侍郎在入對請加封曾子毀揚雄之像以二程張子從祀大略。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下續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
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注行鑿看詳及中
書定議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誥。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開封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書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大程爲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爲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爲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於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旣得政申公起爲尚書左丞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爲左僕射未卽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宋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慎處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填見闕。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王震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旨令乘遞馬赴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談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真儒，揆其賢，陳搏種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搏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旣蒙召命，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爲國之要。公揆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免。四日，溫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宣仁皇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以先生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幸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於上，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旣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圍。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爲。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爲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爲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詈勉爲之應荅。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僭踰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基待詔。二惡交踵。終兆永正之亂。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籍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爲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僞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卽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

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闕。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荅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旣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爲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閒亂羣臣。使之相爭鬪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僞。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穢滓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熱罷講。卽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楹垂簾。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導。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

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主之學爲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點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揆。卽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召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展修邇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爲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爲不可及。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

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爲左諫議大夫。陶爲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爲右司諫。彥霖公揆皆徙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爲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爲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爲寒心。翊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卽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中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卽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爲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尙安得聞而不悅。卽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

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爲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閒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鰈。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實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惓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尙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卽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

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爲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種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爲沽激爲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

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獻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爲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 日。中書非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姦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爲姦謀。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尊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卽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

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旣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下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二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頤言。今月二十日。淮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昇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卽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吉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知如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宙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頤於元豐間。以錢數百千。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注。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頤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下汝州出榜重賣。按

頤初以處士召用。久侍哲宗於經筵。今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特甚。幾無以爲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賜田給粟。以養成其節。況頤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爲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敦勵風俗之意也。頤田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賣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頤田。取進止。元符三年十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交薦。將處以臺閣。宙恥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韙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讐警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爲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穎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爲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爲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爲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

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勅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爲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誣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長編云。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譜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爲致虛也。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誣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卽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讀。難以施行外。其邪說誣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徧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爲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

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比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徧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旣頒。有識之士。莫不忻載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麗於法。而復於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爲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尙未聞嚴爲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被謫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爲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詖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觀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尙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先是七月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七。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乎。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嵩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餗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郢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佑

李新

衡鈞

兗公適

洪伯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

許堯輔

楊肫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盟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剗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展

寶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勲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爲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上親書刻石於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爲第二等二十三人尋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

祭者。惟張繹尹焞范域孟厚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蓋畏黨禍故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之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荀彧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千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輸。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年矣。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明靈。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尙書吏部。準尙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桐廬縣令程易。陳乞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卽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奏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排。又緣元降指揮內。卽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子。粘連在前。合申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程賜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尙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指揮。合行奉勅補將仕郎。

靖康之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中。故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褒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握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臺州。

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歷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閒。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於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揆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經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秘書丞唐棣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輿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閑抑崇。皆慕其學焉。自關河陷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爲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尙。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尙。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尙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尙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尙同。而風俗壞矣。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尙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估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頤。伊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尙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尙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已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尙者如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

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愜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於外。而忠簡秉政於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於上。以其靖康中爲言。官有聲故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旣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鏐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又二日。忠簡罷。鏐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爲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爲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徧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弅獨難之。戒諭胥吏。無得印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爲非。而今日命令爲是也。蓋弅素無士行。躡躑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弅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

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彛速賜罷黜。以爲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彛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鏤版。權侍郎董彛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已見求對。次山聞卽申御史臺。謂彛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彛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尙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慙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於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肆擠排。則爲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爲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奔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爲。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版作帙。徧遣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

處廉犯入已賊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爲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宋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爲難。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於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尙竊祠官。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爲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超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閒。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閒

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淫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僞。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爲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樗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歎者。故樗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尙難言之。而況樗等曷爲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饑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元直。與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於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於朝廷。首召胡文定爲給事中。兼侍講。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未得其方。過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

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爲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瑀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繼免。四年秋。僞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卻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僞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於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僞齊再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爲不可。力戰卻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爲樞密使。秦陽爲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放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紹興七年四月上

先是靖康元年秋種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園城不果召金陷河南先生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僞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問道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贍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

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恥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乞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於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待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惴惴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賤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臥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而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睿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

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暉。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暉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壻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莘莘焉以講藝論道爲先務。比者兼愛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爲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祕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邇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爲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爲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鑰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

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爲表裏。以不應聖化，豈不臆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爲姦，則若不讀之爲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爲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主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爲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伊川在元祐閒，實未嘗言祿。檜旣不考，而妄爲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

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上爲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羣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爲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爲伊川之學。高閎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爲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閎爲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爲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爲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釐爲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沖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時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篤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篤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一年上。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自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禁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爲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篤積舉得官。爲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爲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爲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爲之切齒。蓋由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卹。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爲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惟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蹟。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於茲。今襄又爲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爲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

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卽上此奏。迺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鼐。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巨測。仲鼐亦坐免。襄字季臯。仲鼐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鼐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尙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勅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爲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爲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鼐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閒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

印書爲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諤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尙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天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爲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十五年上。

秦檜旣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尙程頤。秦檜尙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釋奠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履姑密之。元履曰。此事何以密爲。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爲當路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卽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旣閱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勦。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尙未結絕。臣方當囚服籍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尙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旣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

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斌敬夫。敬夫卽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劍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輦彥沖。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卽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卽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再召先生。旣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三年。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會覲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以喪制未終辭。旣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能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祕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四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西常平茶

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祕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餼。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僞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僞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僞。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僞也。行辟而堅。言僞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僞也。以夫人之飾僞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

小必交口稱譽。以爲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爲辭說。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庇之者常獲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明。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姦。匿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年上。淳熙十五年。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尙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荅東萊呂氏書云。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敍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卽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卻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廝捱。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

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詰詞

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陳居仁行。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五年。周丞相爲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促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理未純。故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乃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緣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詣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

負慙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熹本無學術。徒竊張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邀索高價。妄意要津。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僞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慙。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爲晦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教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石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熹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

提刑使之奏事。熹趨起辭避。終未敢前。淮旣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欣喜。忽爲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爲至此。得非熹果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熹無一實者也。特發於私意。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陳私計。非便。只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省劄。卽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入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由尙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鐫諭。旣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詣宰執臺諫。卽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熹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時。偶能步止。對下之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腳痛浸劇。旣申尙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旣未供職。其可受乎。熹已申省給假矣。雖欲聽鐫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何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

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人何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才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今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尤非其實也。栗又言熹邀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遂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待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太宗正丞計衡兼。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州。監官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關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誣熹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指揮。並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徵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尙未供職。而栗望風効之。且兼用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

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過愆。相爲鉤距。使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寡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孚信於下。而更襲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爲堯宗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執覆。遂請罷勅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卽官去留。何至上封譏諍。徒溷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饑。莫敢辨明。積其厲階。將害大體。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實。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十五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臣亦言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罷栗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

劉德脩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改。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殷。而邪得以害正。清義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爲勸名。樂正道之味爲鐘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乎崇觀而下。尙忍言

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毋甚邪。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旣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可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僞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僞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忿

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毀先喧於羣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爲沾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幾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稅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紹熙元年上。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詹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

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劉公被命拆號南宮。與何坐席甫迫。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儉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號差誤自劾。旣放罪矣。會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璫者。自言壽星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牘。何胡旣承命。劉公入劄子再言之。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欽。楊經至臺。諭指劉公。卽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拆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卽以爲直祕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況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尙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

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邪。況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人法釋。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尤近事之明證。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邪。欲布愚懇。便乞寢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尙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真爲道學之害。亦不爲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侍制侍講誥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闡。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且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翊。不如真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紹熙五年八月黃由行。

晦庵先生既爲林栗所劾。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命。有旨朱熹昨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時淳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崇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翊日。詔以先生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祕閣修撰奉祠。先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

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不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潭州。先生復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祇成命。無執謙辭。先生至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八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真去僞

御史中丞何澹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旣黽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爲容默之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煩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己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爲此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

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旣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尙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沾厝賊穢。士論之不齒。而夤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尙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進止。七月十四日。奉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此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爲上所厚。而益公適忤上旨。仲至引兵部侍郎何澹。爲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王藺謙仲爲樞密使。素爲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爲清議所薄。旣而澹有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乞下給舍臺諫議。太學諸生喬燾等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澹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光

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簡。公卿士民獻言者甚衆。五年春。存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皇太子。光宗批出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閑。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關禮。以定策白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尙書趙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上。卽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徒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講趣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間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得政。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略已無遺。姦愼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奏論學術不可偏尙。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澹于慶元。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澹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誥詞

勅。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飜然。旣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選。見生幾晚。方喜亘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眞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

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拂。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祇予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一月傳伯壽行。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旨卻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先生在經闈。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侂冑大怒。是日御批朕閱卿耆艾。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冑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先生上奏謝。仍申尙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書舍人鄧駟千里。繼對面奏乞留先生。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寶文閣待制。與郡。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伯耆。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耆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從之。亦上疏。

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效先生容止進趨。以爲戲。侂冑喜之。欲用爲閣門祇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口口口口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鑄黜。有旨無罪可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時。侂冑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遜牘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僞。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僞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者因臺臣之請。而寘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覽羣臣之奏。而加趙彥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臣以爲猶有佚罰者。請爲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懷姦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國家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愚。

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僞學之徒方盛。已不能敵。反倚爲助。縱史鈞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孝宗禪位之初。太上卽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略無廉恥。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裾扣額者。賣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二也。昨者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進妖撰夢。意圖不軌。正旣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得。暨聞趙彥逾建翌戴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太上有脫屣萬幾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降絃。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陛下正位九五。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偃然居隆名。享厚祿。實累國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年。

留丞相旣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冑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已有怨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慰解之。侂冑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冑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上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旨侂冑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已共

政。侂冑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冑。侂冑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冑。卽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訛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侂冑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冑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禮者僞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汚。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千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覈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爲

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冑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並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目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染，濡慕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甚事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陛下宣諭宰執，凡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並與權住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然四起，橫鶩捷出，雖有伊尹太僞公莫能爲之策矣。惟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旣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郡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罷。太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冑。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千里封還錄黃，乞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衡周叟，林仲麟景冲，蔣傳

象夫徐範彝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低眉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寘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遠。季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季路亦罷。德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僞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旣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鑒所窘。遂增劇而卒。天下冤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計聞。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漸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徙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纔監都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低眉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祕書郎。十一月。除監察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

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黃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二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棄而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祕閣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沾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旣固，肘腋旣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物，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粗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

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蓋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旣信妖人蔡元定邪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於縣下方。日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囂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爲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

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慝也邪。昔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殺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汙世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鑄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儉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責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且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善決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橐焚之。因更號遜翁。乞致仕。及已受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譴其言也。未幾。張貴模指論太

極圖說之非。省聞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臺議洵。洵爭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臺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還謁趙忠定。自敘科第。嘗階上游。冀規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醃浸三四枚共食。紘至。先生遇禮不能殊。紘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會侂冑欲論先生。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董銖云。僞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蕭寺。坐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贖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於春陵。先生爲之哀慟。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遊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

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蓋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